

# 《蘇東坡的文人美學觀》

愉  
韻  
度  
曲  
梁  
君  
度

26歲的蘇軾寫下《王維吳道子畫》：何處訪吳畫？開元有東塔，摩詰留手痕。吾觀畫中，莫如二子尊。道子實雄放，浩如海波翻。當其下手風雨快，筆所未到氣已吞。亭亭雙林間，彩筆挾飛翰。中有至人談寂滅，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扞。蠻君鬼伯千萬萬，相排競進頭如蠶。摩詰本詩老，佩芷襲芳蓀。今觀此壁畫，祇園弟子畫鶴骨，心如死灰不復溫。門前兩叢竹，交柯貫霜根。雲柯亂葉動無數，一一皆可尋其源。吳生雖妙絕，猶以畫工論。蘇軾的筆鋒突然轉向。在他看來，職業畫家的極致追求不過是物象的「得之象外」。就像王摩詰將詩心注入丹青，竹影不再是竹影，而是人格的投射；煙嵐不再是煙嵐，而是生命的律動。

這種美學觀在元四家的筆下綻放出新彩。倪瓚的「逸筆草草」勾勒出「一河兩岸」的蕭疏意境；黃公望的皴擦點染間藏着「峯巒渾厚，草木華滋」的生命哲思。他們繼承了王維「詩中有畫」的衣鉢，又將蘇軾「象外之境」的主張推向新的高度。

但同時，他也將吳道子歸類為技藝高超的「畫工」。他對王維的評價卻是境界上的「得之於象外」，蘇軾認為王維的畫「清且敦」，風格如其詩般清新淳樸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認為王維的畫超越了具體的技法，達到了「得之於象外」的境界，抓住了事物的內在精神和韻味，就像仙鳥飛出樊籠，自由自在。

吳道子的《涅槃經變》確實攝人心魄。力士的肌肉糾結如青銅鑄件，飛天的飄帶裹挾着千軍萬馬的氣勢。年輕的蘇軾不得不承認，這位畫聖的技藝已臻化境——「筆所未到氣已吞」，每一道筆觸都像閃電劈開虛空。但當目光轉向王維的《輞川圖》，滿壁煙嵐竟化作空山鳥語。兩叢墨竹在風中搖曳，雪節霜根裏藏着天地的呼吸。這種「清且敦」的韻致，讓蘇軾想起摩詰詩中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的悠然。

「吳生雖妙絕，猶以畫工論。」蘇軾的筆鋒突然轉向。在他看來，職業畫家的極致追求不過是物象的「得之象外」。就像王摩詰將詩心注入丹青，竹影不再是竹影，而是人格的投射；煙嵐不再是煙嵐，而是生命的律動。

這種美學觀在元四家的筆下綻放出新彩。倪瓚的「逸筆草草」勾勒出「一河兩岸」的蕭疏意境；黃公望的皴擦點染間藏着「峯巒渾厚，草木華滋」的生命哲思。他們繼承了王維「詩中有畫」的衣鉢，又將蘇軾「象外之境」的主張推向新的高度。

姚  
弦  
雅  
音  
姚  
珏

# 「全為愛」十年再出發

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將於今年4月3日呈獻「All About Love 全為愛」音樂會。「全為愛」音樂會系列是我2015年創辦的公益品牌，今年這場以「十年回顧，邁向第十一年」為主題的演出，不只是一場里程碑式演出，更是一份跨越十年的社會承諾——向公眾展示，音樂如何作為「精神糧食」，真實地改寫超過900名基層兒童的生命軌跡，並透過他們的改變，將正能量輻射至整個香港社會。

過去十年，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下，「全為愛」音樂會是我發起的「音樂能量計劃」及其升級版「音樂能量+計劃」的核心項目。音樂能量計劃曾創下多項「零的突破」到「世界第一」的創舉。2016年率先發起「十八區快閃」，首次在兩天內將古典樂帶到香港每個角落，開創本地藝術團體深入社區的先河。3年後更集結成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弦樂團，同奏《獅子山下》，成功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。

疫情期間，將社區音樂會轉為網上直播，相關MV除了登陸全港商場熒幕，更透過香港駐海外經貿辦事處在全球宣傳香港，展現這座城市在逆境中堅守的正能量，以音樂傳遞希望。這份由社區滋養而成的力量，不僅通過免費弦樂培訓，點亮基層孩子人生，更助力他們登上更大的舞台——2024年，多位學員代表首次獲邀參與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演出，在這個國家級舞台上展現香港青少年的風采，創造了非凡歷史。

不論是音樂能量，還是「全為愛」精神，我們重視年輕一代的家國傳承，自2023年起我們還另外啟動了「弦音匯中華」文化交流項目，帶領學員走進大灣區、內蒙古、上海、北京等地，接受大師指導，並與各地青少年交流。也帶領香港青少年代表登上世界級的澳洲悉尼歌劇院，以一曲《我愛你中國》，向世界展示港青的文化傳承與愛國情懷。這一段由社區出發、走向世界，並獲得廣泛認可的十年歷程，見證了音樂如何打破界限，讓正能量生生不息。

最近我一直在看新聞，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戰火頻添，充滿動盪和變化。有人問我：在這個時候，做一場音樂會，有意義嗎？我想起十幾歲時，我拿着45美元去美國留學。那個時候我雖然很窮，但我的精神是富足的——我有音樂、有夢想，我有堅持的勇氣。我始終相信一件事：愈是動盪的時候，人愈需要精神糧食。

這十年，我們在香港「音樂能量計劃」教了900多個孩子，他們缺的不是物質，是有人告訴他們：你可以被看見。音樂不能立即停止戰爭，但音樂可以讓大家學會尊重、理解和共融；音樂不能解決衝突，但音樂可以讓一個割房的孩子相信，他可以愛自己、愛世界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。這就是「全為愛」音樂會的意義。

4月3日歡迎來聽「全為愛」音樂會，不是來看我們演奏，是來聽聽這些孩子的故事。音樂可以讓一個人相信：他可以用愛創造美好未來，音樂可以讓我們堅定做變化中的穩定力量。

# 敬六十年老手藝 挽不回頭的舊時光

想  
入  
飛  
飛  
鄧  
飛

連續兩晚，我都與教育界的朋友相約，到位於中信大廈的一間老店晚餐。這裏是一間很傳統的西餐扒房，我所說的傳統，並不是指美式風格的傳統，儘管店名喚作Mr. Tomahawk——Tomahawk本是美洲原住民的斧頭，這塊牛扒形狀如斧，香港餐界慣稱「斧頭扒」，名字雖源自外國，店內的味與神髓，卻是不折不扣的香江老式西餐。

我所講的傳統，由內而外。裝修是老派的格調，不浮誇、不新潮，低調得有質感；菜式設計、擺盤、味道，更是像極了當年粵語長片裏出現的西餐廳。那個年代的經典廣告詞至今仍記憶猶新：「香江扒房，冷氣開放」，一句簡單話語，便是當年高級餐飲的象徵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這類講究格調、味道夠「地道」的西餐館，大多扎根跑馬地、西環、九龍太子道西一帶，環境典雅內斂，不張揚、不湊熱鬧，是屬於老香港的優雅。

我特意在「正宗」二字加上引號，皆因此處的西餐，並非歐美本土，而是經過香港融會、上海師傅傳承下來的海派西餐。親自下廚的老師傅同我講，他由六十年代入行學西廚，師承的是上海南來香港的西餐大師。當年香港人學西廚，做西餐、度身訂造衣飾，大都認上海師傅，為什麼？因為海派代表精緻、講究、手藝扎實、細節到位，是那個年代品質的代名詞。這間扒房的味道，正是如此：不追求花巧，只堅持火候、肉質、醬汁的穩定與傳承，一口落肚，便是數十年不變的老味道。

可惜的是，這樣一間充滿情懷與手藝的老店，即將走入歷史。店家告知，餐廳只營業至今年10月，業主要收歸舖位，經營無以為繼。而這位在廚房裏堅守了60多年的老師傅，也決定順勢榮休，告別一輩子為之傾注心血的廚藝生涯。

60多年，幾乎是一輩子的光陰。由少年學徒到白髮師傅，他守着爐火、守着刀叉、守着香港老式西餐的靈魂。如今手藝未老、味道不變，餐廳卻要落幕，實在令人不捨。

在香港急速發展的今天，老店一間接一間消失，老手藝一個接一個淡出。我們失去的不只是一間餐廳、一塊牛扒、一種味道，更是一段城市集體回憶、一種慢工出細貨的堅持、一份屬於老香港的溫度與情懷。

在此，謹以兩晚飽餐的滿足與不捨，向這位一輩子堅守崗位的老師傅致敬，向逐漸消逝的香港老手藝致敬。願味道長留心間、願情懷永不褪色，也願這座城市，永遠記得這些默默守護風景的匠人。

百  
家  
廊

崔  
姪  
娜

# 一結丁香 歲歲春秋

3月的雨，是什麼時候落的，說不清。清晨，推窗，雨絲斜斜拂來，溫潤、綿軟。這雨，像一枚細膩的玉簪，輕輕劃過人間，把枯枝荒草，雕琢得綠意盎然、生機勃勃。簷角垂落的水線，是雨，不經意間滴落的墨跡，暈染出一幅水墨，朦朧。

我坐在窗前，目光凝望雨中的丁香，細小的雨珠，滑著，順著捲曲的花蕊，淺紫的花瓣，暈一層水潤的妝，每一片瓣，都裹著情意，溫柔。

雨歇了，天晴了。

空氣裏漫著濕潤的清甜，像薄荷，清清爽爽。丁香花叢裏，晶瑩的水珠，綴在枝頭，碎星般，在薄陽下，閃著微光。淡紫色的小花瓣，慳慳，像少女初醒時的眼，羞澀，惹人歡喜。每一朵，沾滿了春雨的靈氣，邊緣漾著淡淡的光，淺紫、深紫，層層暈染。最深的那一抹，藏著說不盡的心事。

陽光穿破雲層，覆在花上，斑駁的。花蕊間，懸著水珠，凝著陽光，映出細碎的彩虹。忽然就想起兒時那個安靜的午後，也是這樣的光，淡淡的香。

古人便喚它「丁香結」，只因生來，就帶著幾分欲說還休的意韻，細碎的花簇，相擁在一起，像鎖著解不開的愁。李商隱寫「芭蕉不展丁香結，同向春風

各自愁」，將相思、纏綿、排側，揉進了這淺紫的花裏。

它不似牡丹雍容，不似紅梅濃烈，只以一抹淡紫，訴著深沉內斂的情緒。

丁香性喜微涼，在早春的料峭寒風裏便開了，香氣清淡雅致，遠聞似有若無，近嗅才覺沁人心脾。細看那傘形的花序，幾十朵米粒大的小花，密密簇著，整整齊齊，細長的花冠筒，把芬芳藏得妥帖。湊近了，才能聞見那縷香。恰如君子之交，淡而有味，細品方知情深。

元好問說：「香中人說睡香最濃，誰知丁香臭味相同。」道的正是這份含蓄與內斂。它花小，卻敢在冰雪初融時率先綻放，不挑水土，牆角、籬邊，皆能扎根。無人欣賞，也自顧自地開，自顧自地落，守著一份從容的孤傲。

奶奶的小院裏，也曾栽一株丁香。那時春陽微暖，春水初生，我總愛蹲在青石板上看螞蟻搬家。奶奶便從低垂的花枝上，摘下幾簇丁香，用棉線細細穿成手串。淡紫的小花繞在腕間，跑跳時，漾開一圈圈香波。我的童年，便浸在這淡淡的紫氣與清香裏。

那時的，我只知花香縈繞，歲月安然。如今，站在丁香樹下，風輕輕拂過，紫花滿枝，簌簌飄落，像一場雪，

溫柔。衣襟上，沾滿花瓣，淡淡的香，藏著，零落的宿命。

丁香的花期極短，昨日，枝頭點點紫，今日，繁花滿樹，明日，或許，就飄零滿地。人生，大抵也是如此，總覺得，來日方長，卻不知，最燦爛的光景，往往，轉瞬即逝。

可丁香，從不在意，年年春來。寒風裏，拚盡全力，盡情綻放，撒滿清香；秋去冬來，坦然零落，靜待來年。不爭艷、不邀賞，默默生長，靜靜綻放，開得認真。黃昏將至，暮色漫上來。枝頭的紫，融進幽藍的夜，淡淡的香，在晚風，飄蕩。我俯下身，拾起，一片飄落的花瓣，紫紅的瓣邊，微微捲曲，凝著一縷幽香。這何嘗，不是人生的模樣？縱使，走向落暮，也要綻放光芒。

奶奶編織的丁香手串，早已遺失在歲月。可每當有春風拂過，那細碎的花影，那溫柔的香氣，又會在記憶裏，緩緩串起。原來，丁香結裏，藏的從不是單單的愁，是春秋更迭，是歲月安然，是認真活過的溫柔，是從容面對的通透。

夜深了，最後一朵丁香，輕輕飄落。我忽然懂得，生命最美的模樣，莫過丁香，在綻放時，盡情舒展，在零落時，坦然放下，珍惜當下，不負春光。

# 令我恐懼的會場

爽  
姐  
私  
語  
林  
奕  
兒

這幾十年有機會出入各個會場看不同的表演，以前去得最多是北角新光戲院、普慶戲院，也去利舞臺戲院看過羅文的演唱會、羅文的舞台劇、粵劇、環球小姐選美等，那些都是特別有規模的演出。新光戲院過去的幾十年帶給我最多回憶，我幾乎看遍了他們最好的表演項目，國家最出色的表演藝術家我都有幸看到，那是我最大的收穫，那些場地的設計都比今日一些場地大氣方便安全。

如今沒有新光戲院是觀眾的最大損失，它被李居明大師移往黃埔，只是條件限制，黃埔新光只能主打電影放映，不過其中有一院可以作綜藝表演，至於李大師的作品便移往其他適合的場地。

近日剛在沙田大會堂看過李大師精彩的粵劇《特朗普4.0》，一個令不同年齡的觀眾都十分雀躍的作品。個人對於這個大會堂的場地十分恐懼，它一如其他舊式的會堂設計，十分重視觀眾的健康，去那裏看演出，樓梯特別多，入到會堂想去洗手間，必須走兩層高梯，完了必須爬回兩層到大堂，然後再在大堂爬兩層樓梯入場內，場內由頭到尾都是梯級，觀眾一級級走下去到自己的座位才能鬆口氣。因為過程中必須小心上落樓梯之故，去這會堂太累了。

除了這個會堂，近月又去了兩次灣仔伊館，那裏令我更驚慌，先是看買思樂演唱會，我坐的位置是舞台右邊最高走下來的第二層，我對帶位員說，帶我去隨便一個近而不用再走樓梯的位置算啦！他們都很好，知道我的位置實在太高，很友善地帶我去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座位，演唱會看了一半，我去洗手間乘機溜去後台，不敢再攀回去。

再一次去是看陳松伶演唱會，又是另一個體驗，被安排的位置是樓層正中，對正舞台表演很難得。但我必須由上面走下去，拾級而下梯級之間距離很高，沒有扶手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扶著近樓梯的座位走，好不容易走到位置裏，點知帶位員指示走錯了，因為座位很窄，我無法從這邊走過去。當刻我真的忍不住，對同行說我不看了，最後多謝同行朋友一個個移位讓我坐。

事後我跟朋友說，以後如果要爬上半山看演出我寧願不看，想想都心慌不安。這樣的心態怎能安定地看表演。



「居高臨下」的一個場面。作者供圖

# 春節北上單車行

路  
地  
觀  
察  
湯  
禎  
兆

近年發現一個現象：想在農曆新年偷閒，深圳成為絕佳選擇。原因在於深圳的非戶籍常住人口遠超戶籍人口，每逢春節，超過一半人都返鄉過年，令這座繁華都市彷彿成為「空城」，只剩當地居民。若此時往其他省份旅遊，必與回鄉人擠在一起；若反其道往深圳，反而能避開高峰，享受「錯峰」的寫意之旅。

最近趁過年，我帶同小朋友北上深圳踩單車。但對於我們這些不常北上的人來說，資訊實在落後——竟不知共享單車必須以電話實名登記才能租用。雖然AI指引可用一部手機分別以支付寶和微信登記兩台單車，但我獨自帶著兩個孩子，這建議毫無用處。

本來我計劃由深圳灣公園踩到歡樂港灣，於是嘗試逆向思維，上高德地圖搜尋傳統單車租賃店，結果發現歡樂港灣顯示有店，到後卻早已消失——看來這種經營模式已被淘汰。正當絕望之際，慶幸在歡樂港灣中

央找到一間單車咖啡小店。店面很小，一半賣小食咖啡，一半擺放摺疊單車，幸好仍然提供租賃服務，最能幫助我們這些「盲頭烏蠅」般的港人。對我而言，這間小店簡直是沙漠中的甘泉。

租到單車後，才發現這次折騰可謂「傻人有傻福」。因為若從深圳灣踩到歡樂港灣，沿途其實有不少途單車人；但從歡樂港灣取車後逆向而行，往騰訊總部方向前進，反而別有洞天。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當地的單車徑規劃完善、路況舒適。其中一段正好位於廣深沿江高速公路下方，景觀開揚、視野空曠，加上少許坡度起伏，騎乘起來非常寫意。看著頭頂的高速公路與身邊的單車徑並行，現代基建與悠閒生活竟如此和諧共存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這一段單車路徑，作為半天或一日遊項目，我大力向大家推薦。春節期間的深圳，少了平日的急促與擠擁，多了幾分難得的寧靜。有時候，最好的旅行方式，就是反其道而行。



玉蘭花開。作者供圖

# 桃花依舊笑春風

鵬  
情  
萬  
里  
趙  
鵬  
飛

我在廣州的家裏種了一棵玉蘭，有18年了。當年若是養個孩子，今年也該參加高考準備離巢自飛了。種花對有些人而言，不亞於養個正在上小學的孩子。輔導學習導致的血壓，和青春期的叛逆不羈，在父慈子孝和頑劣豎子的圖景裏，日復一日反覆抬升。漫長的時光是最出色的調色師。多年之後，當年的孩子為父母，當年的父母垂垂老矣，天各一方各自守着窗櫺念起舊來，昔日一片碎屑，也是一場漫天的鵝毛大雪。若有一脈溫情緩緩流動，已足夠彼此在剩餘的人生裏，滋味飽滿地一再回味。

玉蘭苗初買回來，栽在一口水桶大小的描花瓷盆，花枝葳蕤，嬌嬌俏俏。過了兩年，水肥充足，不止主幹蹣跚到兩米多高，還從根上新生了兩株，三幹並肩而立，頗有鼎足齊發之勢。向陽的南枝，從腰上伸出一側枝，一米還長，酷似馳名天下的黃山迎客松，且枝上多短小分枝，每一枝上必有一花苞。另外兩株直愣愣的，猶如兩個羽林軍，護衛着迎客的主家，雖花苞疏落，卻似鬚邊

插花的燕青一般，既英武又嬌俏。

生活中鮮有遇到這樣的人。有英氣者，自視直男氣概沖天，多剛愎自用。氣質嬌俏者，多又偏於嬌媚造作。燕青算是人中龍鳳。私以為，常山趙子龍必定也是這樣的男子。蘭陵王高長恭，算是這類人中的極品。迎娶了小喬的周公瑾，也算一個。柳湘蓮只能算半個。因誤信他人片面之言，害了尤三姐一腔剛烈癡情血染桃花。憑此，削去他一半風姿。斷了一臂的楊過，生得俊美異常，兼具深情專一，且行事俠肝義膽，也能歸入其中。少年時，曾有一友，稱得上是此類人物。劍眉星目，性子爽利，卻有一副妥貼溫熱的心腸。與人相處起來如沐春風。只是如今天南海北，已多年不曾睹其風采。

拿花草樹木喻人容易落入俗套，但也最容易為普羅大眾所感知。以前不似現在，抓起手機就能拍張近照，或是直接連個視頻。以前全靠字裏行間的一動一靜中，揣摩猜度。比如吐氣如蘭，說的是女子自帶一種清雅沁香。柳葉眉、櫻桃口，一雙杏眼，說的已不僅是女子花容月貌，更有一種觸手可及的活色生香，裊裊婷婷。梅蘭竹菊比擬

的是君子品格，端着這些花木，疏影清淺，也都有顏有型。荷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代名詞，周敦頤一篇《愛蓮說》，直接將荷花的天賦屬性，上升到了人生态度和人格境界的高度，足以傳唱古今。

18歲的玉蘭，雖已連根帶土，換栽在一口深邃的淺色大甕裏，長勢還是變了限。這幾年，一年一年的看不出有多大變化。今年春節氣溫異常，除夕、初一兩日逼近攝氏30度，玉蘭罕見地提早早花開滿樹。尤其是向陽的那一枝，碩大的花朵擁擠擁擠，甚至開出了牡丹的富貴氣象。這對於養花的人而言，不異於看到精心栽培的孩子學有所成。

在家鄉秦嶺的深山裏，有一株玉蘭，樹齡已過千年，樹冠遮天蔽日，年年3月，數以萬計的花並頭齊放。人生百年已是盡頭，樹長百年枝影初現。人的百年，見山見海，愛過恨過，起起伏伏，嘗遍百味。樹活千年，花開無主，年年歲歲，被辜負的又何必芳華！